

一株老槐树,从明朝洪武年间走来,历经600年风雨。历经时代更迭,世事沧桑,依然静静地矗立在洙水河畔,花开花又落、叶绿叶又黄,一年又一年,默默地为大地奉献着生命之绿。
行人不见树少时,树见行人几番老。这株老槐树,见证过曹州古道的车马辚辚,见证过洙水河的奔流不息,以其不凡的身世、际遇,诉说着或悲壮、或辉煌、或艰辛、或曲折的菏泽历史。

历经600年风雨,老槐树“枯木逢春”

□牡丹晚报全媒体记者 姜培军

守护姬庄600年

斜阳巷陌多过客,一树故
事任君听。

初见老槐树,是11月16
日下午,初冬午后的阳光静静地
倾泻在槐树的枝桠间,给翠
绿的叶片涂抹了一层淡淡的
金黄。

“我小时候它就长这样,
我爷爷小时候它也是长这样,
我爷爷的爷爷小时候它也是
长这样……”看着眼前的老槐
树,菏泽开发区丹阳街道办事处
姬庄社区主任王福聚说,
“这棵老槐树有多大年龄?关

于这个话题,我们社区一位年
过百岁的老人说:‘你们问的
问题我小时候也问过我的爷
爷’。”

“问我祖先何处来,山西
洪洞大槐树;祖先古居叫什
么,大槐树下老鸹窝。”几乎所
有的中国人都记得这句话。
据王福聚介绍,姬庄社区的先
民也是明朝洪武年间从山西
省洪洞县迁来的。遥想元末
明初,烽烟四起,中原地区连
年战乱,河南、山东、河北等地
区十室九空。因此,从明朝洪

武六年开始,一场由政府主
导、中国历史上规模最大的人
口迁徙拉开了序幕。

从山西省洪洞县外迁的
中原地区人民,有栽植槐树、
铭记祖先的习俗。王福聚介
绍,听老人说,姬庄的先民在
立村之初,便栽种了一株株槐
树,我们今天看到的这株老槐
树或许就是其中的一株。

这株老槐树曾经长时间
“隐藏”于姬庄民居之间。随
着洙水河的提升改造,靠近河
道的民居被一一拆除,老槐树

枯木逢春“父抱子”

目前的老槐树屹立在一
处高台之上,南侧为整修一新
的洙水河,北侧为一条尚未完
工的水泥小路。

在姬庄社区居民看来,不
知道有多少次,这株老槐树
绿了枝头迎接春天,挥洒落叶告
别金秋。

眼前的的老槐树向西南倾
斜,干长约三米,高五六米。

绕到南侧,令人惊讶地发现,
这株老槐树是中空的,内有一
株小槐树,枝繁叶茂,直径约
15厘米。原来,我们看到的槐
树枝叶都是这株小槐树上发
出来的。

“在我小时候,老槐树的
树芯、多数枝干都枯萎了,只
有一个朝向东南的枝桠还叶
片繁茂、生机勃勃,至二十世

纪八九十年代还活得非常旺
盛。”53岁的王福聚说,“令人
遗憾的是,这个朝向东南的枝
干,后来被一辆大货车挂断了。
从此以后,老槐树失去了生
机,慢慢地枯萎了、树干也
慢慢干枯了。”

哭和笑的老槐树枯死后,又
在中空的树洞中发出来一株小
槐树。由于居民们照料有加,
这株小槐树目前长势良好、枝
繁叶茂,令人叫绝的是,小槐
树的枝条与老槐树几乎融为一体,
从西侧和北侧观察,几乎看不
到小槐树的存在,而从东侧和南
侧观察才可以看到这一“父抱子”
奇观。

百年古树与绿色社区和谐共生

在距离老槐树不远的地
方,有始建于明朝初年的观音
殿、白衣阁、三官庙。

老槐树树干上有一个磨
得光亮的洞。姬庄社区80多
岁的居民都兰峰说:“我记事
时,树身上有个大洞,小时候
捉迷藏,经常和小伙伴钻进去
玩。”

多年前,老槐树的北侧是
一个碾道,其间有碾盘,王福
聚说那是姬庄所有村民打米
磨面的地方。

洙水河提升改造前,靠近
老槐树的地方有一处小超市,
取名为“老槐树超市”。

“老槐树旁有个碾道,这里

是村里的‘人场’和‘饭场’。
每到饭点,村里的人们总是端碗
出来围坐在它的周围,说古道
今,闲趣社会,俨然成了村里的
‘新闻发布中心’,上至中央大
政,下至邻里鸡毛蒜皮,远至美
国的白宫、沙俄的寒冬,近到村
前的河流、邻村的‘二憨的’,上
下五千年,东南西北中,各有话
题。”有关老槐树和碾道,菏泽
市民俗学会会员马学民写下了
精彩的文字。

围绕这株老槐树,产生
了很多用科学难以解释的民间
记忆。在生活困难时期,饥肠
辘辘的村民曾经吃过榆树皮
和柳絮,但没有人去搞一把槐
叶吃。“吃槐叶的村民要不是

患‘吊线风’、嘴歪眼斜,要不
就是手肿脚肿。”王福聚说。
据村民们回忆,二十世纪
七八十年代,有人在老槐树下
打爆米花。奇怪的是,只要爆
米机蒸气爆破口对着老槐树,
打出来的爆米花罐罐焦糊。
蒸气爆破口调换方向后,便打
出了金黄可口的爆米花。

此外,还有居民说自己曾
经在老槐树下遇见过白胡子
老头,有居民将发电机放在老
槐树下,总是打不着火发不出
来……此类传闻,不一而
足。

在牡丹晚报全媒体记者
看来,这些口耳相传的民间记
忆,更像是姬庄社区居民保护

